

觚

鈕琇編

賸

上

進步書局  
校印

筆記小說  
大觀

集



清鈕琇編

觚



賸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觚賸提要

是書為吳江鈕玉樵著正編八卷分目為吳觚燕  
觚豫觚秦觚粵觚續編四卷分目為言觚人觚事  
觚物觚生當易代惓惓於滄海軼聞翔實賅洽足  
裨史乘文筆亦雍容典貴直開聊齋之先聲

觚賸自序

原夫天為石補光乃麗乎三辰地以鯨勝力且維乎四極蓮生嶽上巨靈運掌而山開鳥走雲中后羿彎弓而日落若其游神六合抗想千秋都非易測之情實有難窮之理然則莊生齊物何得置北溟而不談屈子離騷能無仰東皇而欲問乎况夫鬼盈睽載易留語怪之文神降羊言史發興妖之論杏壇書垂筆削辨六鷁之畫飛龍門事著興亡誌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說非盡出於荒唐郭氏遺經固無傷於典則也余也生雖已晚世不逮夫娜嬛思則靡涯心常傾夫蒼叢幼而就傳延吳札於楓江長且服官謁徐陵於柏府初垂縞帶便學長吟繼傍玉臺每聆新語入燕都而懷故國記覽夢華登梁苑而晤名賢書攜行秘迨夫良纏素鞵貧典黑貂旅食三年不斷皋魚之淚官歸千里無餘劉寵之錢遊跡則雁池鳧渚閱歷偏賒行裝則玉格貝編討搜獨富既而聽難函谷策馬蘆關歎密法於秦灰欲辨怪哉之氣懷和聲於周鳳遺題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諸綠笈橋山陵寢繪以黃圖今則仍館銀章更臨珠海鷓鴣啼處朱旗錦石之螂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官蓬鬪殺得虎說於荒江語習媿隅成魚吟於蠻府梨花賓至快雄辯之當筵話兩人歸喜華牋之在篋於是傾觚授簡抄以小骨因而別地稽時彙為全帙言其大畧蓋有三焉爾其蕭斷吳門曲留小海筑推易

水歌起悲風嵇散揮絃廣陵之音欲絕潘邠閣筆重陽之句無多苟非聞此嘉名誰復求之  
幽壤至乃江頭孝女黃絹無傳塞外文姬青娥莫贖簾窺燕子新愁鎖夜月之樓門倚桃花  
舊笑憶春風之徑維美昭於繡管斯艷發乎香奩更若大夫觀止雅擅多能君子至斯風推  
博物疏不遺乎草木學邈葩經註兼及乎蟲魚功期翼雅爰以資其考索非止襲夫傳聞然  
而宇宙茫茫人如粟渺江河滾滾世亦萍浮目不越于方隅每以常而為怪心苟通乎大造  
將何幻而非真念茲得失之林總歸陳迹悟彼逝來之境庶得遐觀姑存此日瑣言豈曰珠  
能記事倘附他年野史亦云稗以備官焉爾

康熙庚辰三月既望吳江鈕琇玉樵甫書於高明官署之根青閣

觚臚總目

卷一 吳觚上

歲寒集

貞白樓詩

西山五七言

布囊焚餘

虎林軍營唱和

力田遺詩

序賦創格

紉蘭詞

芷崖詩句

秋燈

虎邱題詩

逸老堂對

秀門三絕

酒芝

陶庵剛正

釋氏親送

奏毀淫詞

扁舟訪隱

公歸集

怨鶴行

鬼誤

術者言

僧虎

今樂府

益都高義

憤僧投池

卷二 吳觚中

仙根

樵隱

事類翁子

鶴癖

沉香街

借卧魚缸

泥無身

史癡

小楊枝

白月

佞佛

去年此日

邵邑侯前生

桃花魚

蛟橋幻遇

藏金券

吳元墓

瘡言

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吳介繁

笠澤古柏

白鴿紅豆

羊珠

疥蟲

浮桶

茅栗

水災風變

科名異數

賦梅釋雲

酒兵

黑漆漆

釣叟慨言

卷三 吳觚下

姜楚蘭

雲娘

沉香瘞狸

河東君

湯素腕

墨池

眯娘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棲梧閣

小鸞

宛在



張麗人

卷四 燕觚

朱園墓表

延平女子

李侍御

半仙

再世婚

水樹

竹垞詞

程公引

晚遇

卷五 豫觚

訓吏名言

呼名批頰

誚鄭

杜亭

癸未榜

驢孕石

圓圓

姜郎

碧血

福壽難兼

燕京元夜詞

西園蘭石

劉將軍

鬼徒

粵藩豫定

李旂六

琥珀案

三別號

服禁

五經中式

鳴鉦薦試

潛竄衿錄

除夜覘士

李通判

淡如

古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婿

孫家庄

讐驢

雲蟲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卷六 秦觚

兩大文章

蔣山傭

秦將禮客

榭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兔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湄幽婚

粟兒

牧化

空中黃縷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彝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金蝦蟆

飛浮石

乩書

高宮詹

卷七 粵觚上

五瘴

仆木自起

六貞女墓

咬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雪邁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壙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浚濠得碑

西園瘞爐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卷八 粵脈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跛金

禍兆斬頭

偽牘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阿魏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續編

卷一 言脈

字訓

文章有本

畫

格軒雜咏

總戎佳論

故友箴言

玉劍詠

京師竹枝詞

藝林名句

醉隱記

禪諷

牡丹狀元

清客天

三通

書名

聖武成功詩

曹娥碑辨

家國同慨

西溟書

棉村麗句

詩聖

脫換法

樾巢近體

律例

圍竹詩

首尾限字體

桃花園

天粘

東里奇句

支干

卷二 人觚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寃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寃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攏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癡

卷三 事觚

新城家法

喉簧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繚

魚頭

季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蓮散

嗣姑化男

名字前定

皸皸

雙雙

澤民實事

于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小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卷四 物觚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蜆

吐火獸

物尤命

狨

孝羊

白蟻

粵之猫

蜂君臣

石長

罕畫

奇觚

塔影

詔虎

桃核觚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雁翎刀

頃刻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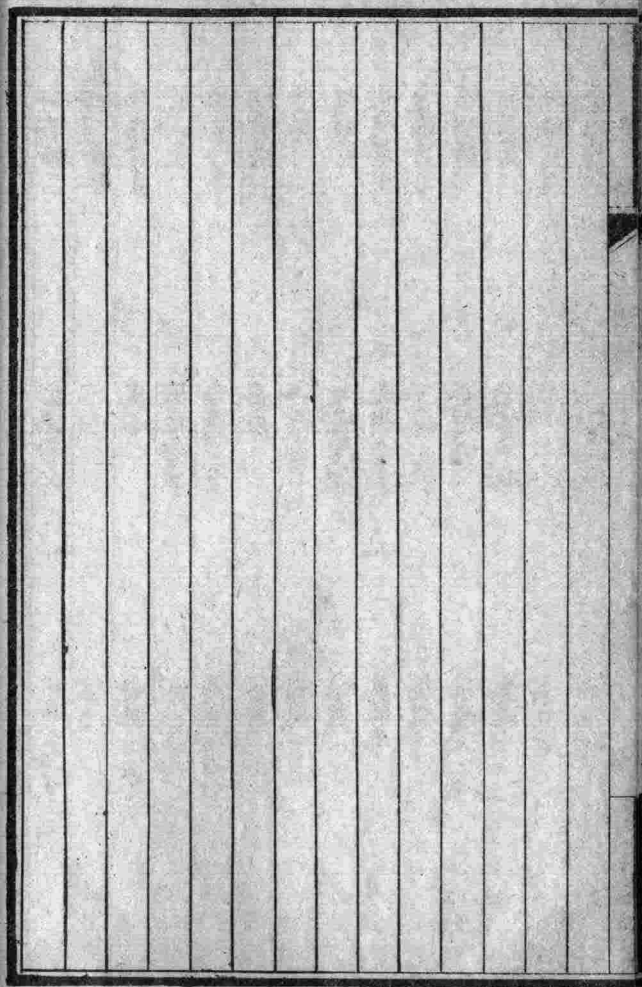
豕蛻

瓦滿器

助雷殪蛇

噬逆

金銀變化





蘇齋卷一

吳江鈺 琇玉樵輯

吳觚

上

歲寒集

余幼從吳南邨先生於家塾。受尚書左氏傳。及時制義所見著述甚富。惜在髫髻不及抄綴成編。未幾夫子下世遺藁零落。越今三十餘載。偶於故麓中。搜得數章。故錄於此。擬道路憶山中云。微陽澹遙薄。羈客困塵鞅。珪帛策今志。烟霞屬曩想。遲遲楚粵郊。一步一迴仰。靈境隔紫霄。夙昔憑誕放。墜萼薦春屐。歸雲麗秋壑。軒開納曙景。襟豁春初爽。自生性情悅。願領丘壑長。浩浩九門津。恢恢千目網。野犢被文錦。雖貴非所賞。銅斗瞻漸碧。禹穴顧已莽。新游非故鄉。登頓益慨慷。空抱嵒生琴。戚戚發哀響。追和孟東野。審交云。枳棘初生時。青青似柑柚。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和。小人田中莠。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甯為管華薄。莫效蘇李厚。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競艷陽。有人籬角問孤芳。寒交近與蒼松絕。濫籍秦官亦可傷。賦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名區屯宿莽。春向幾人家。衙晚聽啼鳥。碑殘卧落花。堂巢無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東門徧種瓜。百戰餘荒壘。陽和尚草萊。青帘花外肆。烏鵲雨中臺。怨氣

流為火。腥痕繡作苔。登高如可賦。愧乏鮑生才。田家秋興云。九月菜場後。田家事事幽。斷橋  
霜下坂。修竹水邊樓。鷄犬無心畫。菰蒲有望秋。蔣疏搗鉢短。栽枳結籬稠。燈火鄰舂共。魚書  
社飲修。落黍杭入甕。覆草稜成丘。蒼曝貪朝坐。溪雲動晚謳。牽蘿閒補漏。策杖遍尋儔。夢以  
無因永。行緣得句留。所須無凍餒。城市有何求。寡女行云。明月夜照井上霜。如花寡女開中  
堂。當軒軋軋朝復暮。機中之錦他人裳。夜闌月轉燈燼滅。獨向空牀抱冰鏡。君不見東家鶴  
髮娘。垂老嫁人為勝妾。西門行云。西門有高塚。乃是城中富家兒。當年不樂為後人。嗤。後人  
嗤。後人仍效之。日復一日。坐令青鬢絲。疏布裘。屈木卮。此物我所製。奈何坐令他人嬉。城中  
車馬客。不向西門塚上馳。即向西門塚上馳。塚中之人不能復起。相追隨。請盡今日歡。明日  
非我知。東門行云。出東門。意欲前。欲前未及得。前。遠聞兒啼女泣。使我僕馬為流連。君但行。  
勿留連。堂上有兩親。機中有絲口。一縑賤。妾舖糟糠。終不令君親饑。且寒。道傍之水泥。濁濁  
長安馬。多食粟。一車覆。一車續。願君為臣忠。為吏廉。吹風到茅屋。結駟歸來非我欲。西山爽  
氣云。雨歇池館涼。開軒睇原隰。遙峰如盥櫛。蒼翠淨可吸。竹樹延清暉。苔階響餘滴。羣鳥次  
第起。遠背晨光沒。我意亦悅之。曳杖遙與即。曠然融神魂。神領興自給。松風塞雙耳。米鹽詎  
容入。出門無可營。坦坦任所適。寄題周藝菴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棲處。浮名信可逃。竹纒埋

瓦屋水足受魚舸。近渚鏡菰蔣。低簷見桔槔。從知予去後。雙板沒新蒿。亭桑通小徑。雞犬自成邨。亂水繞三面。數家同一門。塾童來問字。鄰叟共攜尊。縱遣桃花出。無人解覓源。寄故鄉諸友云。白雲紅樹隱溪塘。何處登高可望鄉。百里畏途天外夢。兩年愁鬢客中傷。刺秦慚負千金諾。歸蜀空迴九曲腸。倘有貧交問流落。尚懸雙眼看蒼蒼。夫子為王崑崙山人之甥。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號南邨。與兄東里弟西山偕隱。日以文酒相娛。并手輯同志之詩。曰歲寒集。先生為人溫厚而嚴正。終其身絕跡城府。吳興莊氏子。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禍。

貞白樓詩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榮。與先君同受知於黎博庵副使。鼎革後。築樓溪濱。繞以修竹。而種菊其下。賦詩飲酒。絕意人世。自南邨師歿。先君即命余從易庵遊。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無子以繼。其傳。手抄貞白樓詩寄余。若其傳之傳之者。存其一二。亦可以見氣象之恬。襟懷之峻矣。閨上已序云。上已不詩。閨而詩。紀異也。蘭亭已矣。禊事猶存。雖迹類嬉遊。而志存蠲板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澤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閥。撫令節以舒光。消水麗姝。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邁之歡辰。咏喁之良邁矣。迺者。節序乖疎。賓朋散逸。黃龍夢香。白水吟空。

言念曩今能無涕悼。當右軍作記年冠永和乃其臨流感慨猶致數於世殊事異。撥厥所悲。一何遐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鈞天雜奏。宵眇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入春饒勝事。我復愛花長。曲水門闌舊。薰風節序新。被除如有待。觴咏豈辭頻。寂寞尋芳侶。重來訪隱淪。上巳日種菊云。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裁。力鋤非種去。懸想故人來。宿土承新露。疎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今錄其二。風霜頗感厲。敗葉走階几。我庭日寥廓。一望盡披靡。人事苦哀謝。天道有傾否。古桂發幽馨。吾無隱乎爾。俯仰觀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風頓涼冷。衣被應裝綿。妻兒負單夾。秋歎當我前。問我我不應。四顧空茫然。南鄰貧徹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齊。豈復關愚賢。

### 西山五七言

吳西山重暉行十。南邨先生之弟。少年詩名甚著。惜早卒。其詩長於寫景。如野眺云。花明背郭寺。柳暗入村橋。醉歸云。荇亂牽搖櫓。鷗鷺觸過船。村居云。木脫雲辭徑。未登鳥集門。吳興旅次云。老藤隨樹倒。危石帶沙崩。村橋遠眺云。天長眾鳥去。林遠細烟升。春窗對雨云。窗雨沈花影。簷風落鳥聲。游破石東山云。柳深鶯坐穩。栢老鶴巢危。曉寒云。霜花驕古木。水骨壓

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隱月。迷路樹鈎衣。七言如題畫云。遠水日斜漁倚棹。空山雲起客登樓。入山云。江寒雁落蘆花國。山冷人歸楓葉村。秋霽云。檻外雨過羣壑響。簷前風定一蟬聞。春怨云。鶯殘好夢憎啼鳥。催理新妝惱侍兒。新遷云。竹孫脫箨看過屋。鷗母攜雛並浴川。雨望云。廢苑亭臺新牧隴。孤村烟水舊漁家。秋夜云。幽砌露寒蛩近榻。荒園槿落犬穿籬。皆可傳也。

布囊焚餘

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寬身僧寺。杭守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閔位在於滇。桐江空繫巖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

笑藏雙鬢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生獨不長。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巔。有覩此面目。難為父老言。智者以為辱。愚者笑我頑。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焉。

虎林軍營唱和

吳愧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遠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縲纜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遶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園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繫維身。流螢夜度絳袍冷。採蕨朝供

麥飯新。政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閨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  
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  
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  
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運移宋厯終江海。功就蕪王敢弟  
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國云。閭闔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報  
仇暮日忘荆國。抉眼哀年看越人。羅刹江頭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  
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蕭鼓樓船春復秋。譏諷每摟丞相怒。判書常  
應老翁求。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  
肅云。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喙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  
南牧。繒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  
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  
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藉。豈能辨識。汝但  
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力田遺詩

潘樞章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遺亡。間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書。引據考證。糾訛闕舛。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註。多所採取。竟諱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從學吳南村夫子時。曾錄其古近體詩數篇。留篋篋中。今檢而存之。并著博議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讀五代史云。唐室亂天紀。鷲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萬乘起。傍徨取守既同道。貽謀安得良。遂令燕雲地。化為狼與羊。倒受太阿柄。失勢還自戕。有宋鑒其弊。居重御四方。矯枉失之過。國威遂不彊。善哉府兵制。作法貴於涼。卜居二首云。每愛西山好。烟霞無蚤昏。茶香晴送鶴。果熟曉爭猿。得意花顏色。會心鳥語言。幽尋偏得性。獨往志空存。極望草萋萋。春原肥乳羝。青桐誰見實。朱鳳爾何棲。短褐晨霜重。征塵夕照低。浣花溪有約。杖履不應違。關山月云。繡衣金匱匣。寶馬鐵連螭。出身誓向邊場死。那能宛轉妻兒前。離家復見故鄉月。見月思鄉情不歇。天山飛鳥却向南。隴頭流水分嗚咽。幕前健兒歌且悲。霜寒風勁胡馬肥。閨中遠不聞吹笛。塞上愁誰聽擣衣。可憐夜夜關山月。只照從軍不照歸。丁亥春與文心兄理平川舊業歸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賦歸來。別業藍田且共裁。廢驛舊經征戰盡。野花初向別離開。數通畫角連笳起。一樹斜陽帶鳥回。照水獨憐華髮改。詩基兩事老餘才。憶戊子秋過外家東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數載烽烟隔渚隈。清溪壁色翠中開。山將落日排



雲去水抱孤帆拂岸來。巷口燕巢春繞樹。門前虎跡曉衝苔。援琴四壁貧何恨。孫叔當年不治財。冥隱贈雲間謝。釋之用杵字云。扁舟問我雪溪行。坐覺九峯秀色生。當局盡從疑處失。先機誰向敗中爭。白雲侵戶明書几。紅葉當階覆石枰。身世漁樵何處穩。獨能蟬蛻任浮名。酬王雲頑。夕坐有感。見寄云。虛無映捲簾。林壑尚餘炎。露咽蟬高樹。風吹月短簷。雄談曾壓膽。怪事幾張髯。鄭重瑤華贈。聊從紫氣占。靈巖懷古云。半空塔影迴參差。入眼興衰欲問誰。麋鹿有情傷地僻。草花無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吳王劍。江月空彎西子眉。薄暮老僧為指點。白雲封處六朝碑。和陶乞食詩。贈乞食諸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為輩。望門投食。予謂救災卹鄰。誼也。况上無所呼號。下不為割却。而俛首一飯。猶良民也。淵明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日月尚悠。為患未已。乞食賢者之事。乃眾人優為之。慨然有作。溝壑勢所迫。貿貿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頭好言辭。善惡主人意。高義無嗟來。升斗竭所餘。滿腹輒廢庖。感激話曠昔。內熟牂羊詩。同里無賑恤。曷云濟世材。愧客供給薄。強飯以相貽。移居詩。贈人云。近知卜菜到江濱。遊跡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鷗漁有國。天邊蒼莖雁為羣。故鄉回首桑麻接。曲徑通人雞犬聞。吾亦經營滄海計。乘槎浩蕩一從君。

序賦創格

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為博士弟子有聲。國初晦跡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不去於懷。終以憂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為余內兄。畢西臨作當泣草序曰。畢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大傳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臯。爰歌九辨。悲雨雪於阪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而莫及。玉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故府久為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圍獵騎。萬里揚沙。暮起笙歌。九門落日。西山草綠。誰傳社飯於諸陵。北殿貂黃。徒思臘酒於故闕。逢荆卿之故友。相對生悲。登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鳧銀雁。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麋鹿之遊。鵲觀前。夕作牛羊之道。劉琨既逝。嘯未舉而樓空。祖逖云亡。雞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誰共攀夫桂樹。道上王孫。獨自尋夫芳草。遂乃下雲陽。登石屋。望遠則目屬青龍。臨空則悲生黃鶴。彈箏村。筑傭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簫。乞食吹小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窮途起阮公之哭。於是駕雲螭。乘白霓。王良為御。造父前馳。巫咸申命。詹尹陳辭。遠遊誰去。效舉何之。橫四海其馬。極望夫君而太息。弔玉米於江陵。真椒漿於太乙。鳳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鸞蓋飄零。徒憶辛君之邑。僊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道啼鶻。見故家而飲血。浮雲白帝之鄉。羽旗何處。細草黃陵之廟。

珮聲俱沒斯則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栢於林間不獨齊君歌鳥爲於江上寧唯越子乘  
積過翟義之臺咸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爲之髮指然則  
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則路無朱燭寄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鳥不來望飛雲  
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窮河漢之槎金馬碧雞日斷岫嶼之使所以仲連絕跡於海  
濱伯鸞息影于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旁人鍾儀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憂茶  
苦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艱心悱惻而永嘆往路憂多焉得化蛻於嬰弟來日苦少不  
逢斟雉於彭錢悠悠蒼天其已焉哉乃爲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  
嘯兮心未安感皇穹兮獨無言歌既闕畢子泣數行下而去詩序以賦體用韻此爲創見又  
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  
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漪如耳之鳴如駟之驟如巫之祝如蜘蛛之墜如燈之葩如  
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鐵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  
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那魯開如財如戰如聚如笑  
如男女合如魘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質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雷如爆如仙如  
佛如霏如醉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蒞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

洩於山。蓄於山。如優如博。而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遠遠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槁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漸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錫金璧種種然。而瓦礫甕缶種種然。而楹棧柱牖種種然。而矛及鉞戟種種然。而脛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瘖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為之崇。而人為之崇。而暑為之崇。而風為之崇。而日為之崇。而飲食為之崇。而仁為之崇。而義為之崇。而醫為之崇。而巫為之崇。而其耳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與林通。不然胡花。而其鼻也。與魚鱉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與道人通。不然胡鐸。而其髮也。與狐通。不然胡檀。而其髯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軍通。不然胡戰。而其膽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繅通。不然胡繁。而其背也。與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然胡割。而其膝也。與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也。與金通。不然胡沉。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而非生也。而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為生也。死忘其為死也。而病也。

紉蘭詞

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新標雋。俱已譽高黃絹。價重烏絲。若黃子鴻所著紉蘭別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也。摘錄數闋。以見其概。昭君怨咏。

落花云。每愛春來偏蚤。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簇香茵。幾點樓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喃。帶泥啣。踏莎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頓軟。博山銷盡沉烟篆。越羅裁得。稱身無黃昏。蚤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又淺。井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卧。金鈴犬。風流子。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維舟。蒼苔路。彷彿認層樓。想曉燕催粧。春鶯教伎。雲翻舞掌。雪噴歌喉。誰曾管疎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塵香。重停五馬。紅牆月冷。悄悄候千牛。風流渾未厭。奈珠沉翠殞。是事休休。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來。有時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題取斷腸詞句。當我纏頭。一剪梅云。逆還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也有漁家。酒旗挑出竹籬笆。映朶桃花。映朶梨花。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三春逐日。聯鑣飛鞚。山北山南。芳菲賞遍。別尋幽勝。記披襟直上雲峯絕頂。渾欲喚青天。應誰道。多生蹭蹬。舊情懷都來難稱。十年回首。交游嚼蠟。功名墜甌。除却枯吟。酒腸暮膽。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苦。把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瀉長洪。雪捲秋空。自憑天塹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楫。多少英雄。閒擬話從戎。夕照沈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滄波量不得。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熟之鶯沙人。

芷崖詩句

蕭詩字中素號芷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為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  
咏蓋呂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  
首其五言若聞雁云稻梁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墀堰巷訪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  
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為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  
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丰神望柳絲乾桐月校書云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  
花憶舞裊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為  
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雞唱發心逐雁飛  
還東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龍燈為鱗甲蜿蜒垂虹釣雪間  
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蕭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英白有江城秋燈篇  
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  
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偏插竹懸毬光彩

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履擬畫圖。燦燦遊人齊祛  
服。盈盈艷女特當鑪。豪門得賞煮山景。深夜甯愁涼露冷。鈞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橋  
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寶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  
棹。滿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鼙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  
哀。女牆弔月啼寒螿。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  
樂。每事還嫌舊日疏。土鼓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雲流。舞罷朱欄叢綺  
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  
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響屐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十行寶炬擁香  
車。競梳高髻稱浮瀼。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  
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  
非。蕭條獨有楊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閒吟聊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  
字行。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  
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尚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為工。故微傷於氣。然秋燈一篇。婉麗  
悲宕。而奢儉感哀之感寓焉。洵無愧為風人也。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譴歸。有題詩虎丘刻之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尊醪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卧子作。

逸老堂對

茗中吳磐家饒於貴。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為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韜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烟衰碣。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璣戈。待整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既悲壯。書復蔚跂。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為回斡。費千餘金。事乃已。

秀門三絕

寒山趙均室人丈淑。工寫形畫。並無粉本。但咏玩山中花草蜂蝶。造物成圖。自得天趣。其姑陸卿子。妙有文筆。均蚤善篆書。淑精能繪事。一家三絕。吳中以為秀門。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岵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願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王先生。蘊王者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為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饗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諛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闌。出館俸十金為贈。乃附賈舶歸。然所贈貲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覓新。李即發罌。罌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數不可飲。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為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為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王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為疎財敦友之報。而岵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陶庵剛正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旨。侯力為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馬。陶庵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表亦偕諸君子之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乎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索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為乎。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遙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墮地。蓋釋氏親送也。長而文譽日著。膂力過

人以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舉義旗聚舟師數千結營長白湯吳提督兵下吳江眾遂解散全家俱溺於水易乘小舫艦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為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竟磔于市

###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十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為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埒豕圈小有差舛輒曰五聖為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蕭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闐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諭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鶴跡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纒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替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卒于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慈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蕭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怨鶴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沒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生方沉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悶絕歌仆書床既而嗚咽為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蘇鶴亦飛去董若雨為之賦怨鶴行云白鶴復白鶴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一解不鳴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許二解白鶴長鳴行客沾裳白鶴淚垂一何琅琅鶴鳴尚自可鶴淚愁殺

我<sup>三</sup>解呼郎來前念郎愁苦。僕不願封侯。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錢塘雨。<sup>四</sup>

鬼誤

驥邨嚴氏為茗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檣。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卧。忽聞樓上索索聲。心慄焉以為鬼來矣。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褰幃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而裸踞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用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扁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緇衣雜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遠地疾走。眾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攬得。啞然有聲。以漆盒緘覆。移時間寂。啟視則化為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未郡已改服。雜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鬻感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雜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未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僧虎

會稽宋廿一者。家貧少孤。居日鑄山下。其業樵。事母至孝。每早起。為母汲爨。候母飯罷。乃負擔入山。薪樵歸。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共早餐。比去。日亭午矣。入山行里許。一老僧坐道傍。語廿一曰。我待若久矣。若來何晏也。子雖果腹。如老僧之餒何。廿一不解所謂。曰。我素不與師期。曷我責為。僧曰。我期即若期。若豈忘之耶。余德甚。請藉子為拄杖。子可乎。竟起撲廿一背。廿一不得已負之行。行覺體漸重。戲之曰。黃面瞿曇。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大本空。老僧與居士。俱以未能解脫為恨。毋獨哂老僧也。且行且語。其山中人。剗竹為器者。自高岡望見之。曰。此非宋廿一耶。曷為乎負虎而走。共擊竹大叫。虎乃自背躍下。跨澗而去。廿一驚仆澗水。剗竹者趨至。問故。廿一曰。向者。我視為僧。不意其為虎也。微爾輩。幾不免虎口。眾視宋所著絮襖。左肩黃土五點。掌跡宛然。右肩則爪透三分矣。廿一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業負販。姚竹友曰。人獸之機。轉於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歟。

今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久傳于世。我邑潘吳二子。分類作明史記。成各撰今樂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復輯解題三卷。俱於被難時散軼。余家易庵夫子。亦潘吳同志也。貞白樓詩稿中。有今樂

府其辭曰。權門犬吠。權門好官。自我為笑。罵誰復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實恣出入。鹵薄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軍馬稀。羣犬信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為。右權門犬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逸。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寧與夏曾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銘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為。右椒山膽錄存遺響。以著題所自始焉。

益都高義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藉。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啟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嬰兒。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聞者傳為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孀。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娶骨肉。仍享撫恤。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侯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後。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齷齪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硯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僉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窈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譙招提。是僧隅坐。酗飲。商聲窺視大怒。亟辭之。又不能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旦。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來而泣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



酈賸卷二

吳江鈕 琇玉蕉輯

吳酈中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間。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明末為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蕉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面加姍悔。則哂而置之。其屬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蚩蚩然肩負擔而口吟哦。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蕉隱近咏相示。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云。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鏗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

耳。

事類翁子

孫天開名膚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子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自涿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為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痿。改適於孫。不半載而病痿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士岫生。嘗有鶴癖。謁選得令如臬。臬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啾聲徹雲。俟其踡躑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為鶴固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鍰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狸奴。見其面空撲蝶。使仰可觀。遂令百姓捉蝶。因此臬吏議罷去。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汁。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乃廣購沉

水香斷為卧林。玲瓏工巧。復以名紉美錦製衣數篋。裝巨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若  
不復識。項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堂。昇林置其中。閨院爭來  
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張綺筵。釵鈿繡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種。  
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笑。詎暮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僕出篋中  
衣。悉裂之。奮大槌碎。焚於庭。烟焰晝空。遍城聞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街。

### 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為絕類。暴民懼。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為伴。家貧患病。  
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  
龍卧。客路清惟有鶴隨。

### 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碩。名燾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榜所居綠  
曉齋曰。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鬚。又曰。鬪歌喉鳥眾人寡。賭笑面花輪我贏。常於  
暑月。首挽高髻。身穿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長三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  
寸。見者皆指為狂性。喜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夜。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一遇。年三十二而

致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為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馭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若無人。蓋尸解矣。

### 小楊枝

如臯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譙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執梃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日照詩人。眾問。問此係誰作。能誦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準提畫像。凌晨必焚香誦咒。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伯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跣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唱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吾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几案食物為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雞卵問寅旭曰。先有雞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雞乎。王以形化氣化之。

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也。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甯人。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秉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並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貪悼。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 桃花魚

吳公茲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携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場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眉山朱公拙修語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早歿。苦節十餘載。以其歲卒。第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長。正氏卒之歲。

### 蛟橋幻遇

宜與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豔，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闕，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甯，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閨之豔，幽谷之姝，徧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疥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諸姑姊，全集閱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與某私某為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眾遂嘿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閨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稽往牘，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膽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瞥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霧，經丘穿壑，恍入桃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環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厄而進，山肴芳腍，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繾綣，踰夕，愴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鬱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入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為凶室。文山不之信。設卧具於土牀。寢焉。夢一金甲神前來曰。吾待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萬兩。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子女。適逢喪亂。瘞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願秉公進士。勿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為明季學使者燦然白鋸。悉如券數。索之南返。家用以饒。

###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願姓者。願遣人平其封。發石槨。充赭袍碧帶。偉馬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纏臂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費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為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濶可四五里許。

### 瘡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毆死一僕。即火其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僕也。日索飲食。飼以脂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開口。



言必大痛垂絕。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寃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懇焉。樵厲聲曰。孽畜敢言我乎。夜半瘡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神詣陸。臥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前。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旦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鎔者。出冶。忽化異狀。中為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窩絲悉具稜角。宛然。咸謂之爐中造化。

###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藉槁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為授徒地。仲辭以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臥病經月。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眾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衾翻枕橫。牀如蟬蛻。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聞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身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解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牕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今介繁尚存。常口道其異。

###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黛膚。蓋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並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為下必有異。持鍤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絲絡土中。絲斷鍤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蜿蜒文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木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斛。或為人形。或為禽形。或為獸形。土人

以驚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過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晡。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艤舟寺前。趨而入。顧榜人曰。少待。即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所償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為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為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蜕而去耶。

白鴿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進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殺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纍纍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

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為搜取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即沉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瓦瓶各二。質甚粗。碎之表裏瑩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菁葱倍常。

芋粟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粟未全貧。或作芋粟。或作芋粟。芋粟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粟不當類舉。見愚庵註。杜定作芋粟。為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蔴。中有粉葉子。和醢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即錦里之芋粟也。芋似粟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皺磨而澆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粟皆屬園果。况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

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飈村落之家漂牀沉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受惑入筭與南斗祇差一度算主風故風力姦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雨勢益狂猛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頽牆覆屋者十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科名異數

常州巢儀部震林號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次仍在二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謀無策。意極傍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即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澗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胡雌雄。混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旅館相依傍。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羹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柀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為之絕倒。

酒兵

唐人有酒衝愁陣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余飲不能一蕉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酒兵者矣。其詩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挾少年狂。痛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鼇鼉遊。波底乖龍魂欲懼。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浙。秋溼橋東初把茅。婚嫁因之罄囊篋。舉觴對月月無光。一夜煩憂頭蓋雪。昨年飄轉瀛洲城。閉置官衙類羈紲。主人獨酌羅浮春。高腔小隊喧私宅。令我有酒不敢飲。霜娥夜怨無情容。長揖飄然信所之。西歸復理羊城楫。一椽初賃伯通廡。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時恰遇蟾魄圓。觸著狂懷興蓬勃。畫篋搜衣質庫還。瓶之罄矣那復惜。陳村豆酒買十甕。綠袖黃蕉隨意設。廣寒宮妃試新粧。雨洗鉛華倍瑩潔。微雲薄縷霓裳輕。涼颼細曳凌波襪。如此好景若不醉。天公笑我真癡絕。四筵狂客鼓掌起。君言適與同調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棐伐。旗幟兩翼各張軍。射覆藏鈎隨弄劇。濟陽驍騎稱蒼髯。一鼓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蹶。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逢袁彥伯。崑崙關破酒尚溫。大笑三軍盡投贖。贊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奇伺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兔。量而後會戰必捷。強吳勁楚掃穽空。何有江黃與滕薛。鼔鼔鼓絕喧

未休驚起鄰翁。馬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此今夕。百年幾過。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請為贊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生小瘤如盞。因更號贊翁。夙負經世之畧。兼工書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毫染翰。淋漓于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畫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安得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觀贊翁。憂於酒。而不沉湎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曰。弄酒餘閒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闢。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卧。鵠吻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自著天同一生傳。

釣叟慨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異是。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觚賸卷三

吳江鈕 琇玉樵輯

吳觚下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閩淮陰。興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貲之富。幾亞郿塢。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為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特凝粧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麗曲必成織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即攜至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啟劉曰。君侯牙樹名邦。版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莞鑰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旅南下。劉惶懼出閱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幣。濟鷓裘之困。未為過也。願借崑奴。速完印遇。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細載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繡帳閒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偕老。

雲娘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

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是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著之矢，雲貌殊艷，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為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為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過崔符，爾馬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遂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餼，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為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

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靡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鶯鴻。性猥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紋梅。形同木偶。而帖括呶唔。倖竊科第者。皆僉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僧之藪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苒城陳卧子。為雲間繡虎。移家結隣。覩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巖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間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巖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巍科瞻學。又於陳為先輩。因昌言於人曰。

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為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錢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波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衰之恨。方殷解珮之情愈切矣。辛巳初夏。結稿於芙蓉舫中。蕭鼓過雲。麝蘭襲岸。齊宇合昏。九十其儀。於是三泖薦紳喧焉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磚彩鷗。投礮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為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晝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緗浮棟。而某書某卷。指示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者舊。宗伯赴召。旋呈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閭。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

肩筠簪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鼓鋒起即英賢宿戍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營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為柳儒士越十年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為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蛟蝶上釵頭相者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澹暮愁船牕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尊塵尾風林書亂覓搔頭五洲烟水長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王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婿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盍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為宗人曰昨所頒者夫入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

以致辭。曰：妾之資盡矣，誠不足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謀，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魚、羊、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屬至。柳諭使列坐，次潛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縲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子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絳緯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元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鮐背，髮已髮髮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妻之膚，膚如妻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雲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醜終身以之，即奉雁牽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嘯雲中饋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畫軒文楸，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亦悲豔。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鬢入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春，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椀，只愁時事正紛然。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鍾山秀才。浮渲梳頭。凝粧特妙。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畫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昧娘

昧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閨閣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為率。各以鏤金牌記之。其錦韜玉軸者為最品。昧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昧即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齧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豔。盈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嫵然善。昧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為昧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昧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昧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賽於隣。側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昧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

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為尺蠖亂稍定昧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昧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於離亂覺覺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為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為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癩疾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昧娘視昧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憒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寢處聞寂日以事請見眯目哆口敬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昧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綴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邀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峰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丸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可愛也挈昧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



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髮。髻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昧之右肩。昧驚愕。隔花望見一坐烏巾。倩容凝睇於昧。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昧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昧知倩之責己也。頽顏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恥昧之獨為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昧之。至將市穢於昧。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慊於昧。而為生計益深。一日。昧娘曉粧方竟。綺牕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早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捲。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菱獅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昧拾袿連屨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昧急取置鏡臺鎖櫃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昧止之不能。惋悒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昧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淒綠。昧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藍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為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織重重發織。而觀則薄赫。

蹠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  
香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醺憶鸛鷺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廡篇末著云米在  
田而可寶水非米而何炊昧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邁馬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髮拂衣  
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鳳花細鞞忽見昧以昧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為昧整髻上墜  
釵昧暈臉潮紅嚴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  
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  
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  
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我姪非敢斷絕  
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款款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  
築昧之父母將欲迎昧昧適歸驚喜道故昧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  
為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  
求合於昧而不愜其願故揚紅綫之詩以誣昧使聞於昧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  
事至昧父母家起居外並為昧議姻口善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昧父昧父無忤色因極口  
滿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昧母耳密語昧父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

禮。昧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昧。至宴爾之夕。銀缸斜照。繡帳高張。夜闌徹粧。流盼見此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昧大號慟。絕而後甦。問香馳走。驚呼昧父母至。昧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抹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攜數椽別墅。挈昧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昧之不禮。生也為盛怒。以待昧。昧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為硯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隣。女見黜於主。昧愈不禮。生大愠。昧叱詈之聲。達於庭戶。昧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顏何眉。無恥無禮。我死為鬼。爾生尚能為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青燈閃閃。昧矇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牋小寫百葉。皆幼時所書。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為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為吾送易氏。爹娘書略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藝。散志蠶圖。將謂結褵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湮我素名。織彼萋計。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為沉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

飲不及蠶。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誰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晝牕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匏絲稠雜。諧笑為譁。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踰失意。遽怒於女。苦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了髮問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牕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自愛。無以女為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為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昧父母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昧已縊於前軒左櫬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昧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昧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昧之為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織。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寫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

紫紉無托紅顏非耦才豐命嗇。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日。忽有豪士戟髮拳髮。紅巾綠纓。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之門。排門直入。豪立馬樞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模糊。一髑髏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為昧寃之所雪云。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懼公女也。歸我邑爛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泊無羣好。幽閒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牕時。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亦祁書曰。閨閣之詠。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死。吳名徽。字似音。

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為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為其驅使。即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獲無可使。

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為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為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足供饘粥俾累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為之泣下乙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為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為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二金氏死閱月同里諸君子為位於崇義寺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 樓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樓梧閣世遂稱為樓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艷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旬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尚勤操觚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為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鬢玉牒蓮臺月半鈎趙鬼西京諳漢賦阿兄東閣壓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芳樂苑吹

碧巖秋咏南梁云。同奉齋中拜佛囉壽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嗔萬卷多。  
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臺城放素駝。咏南陳云。臨春閣  
上萬花妍。寶帳朱簾裊。煙聲鼓飛衝。朱雀路。軍書壓損繡牀邊。嫦娥入月昏。銀鏡狎客還。  
家碎錦箋。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  
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烏聲荒。臨城悽愴填宮曲。辭廟倉皇聽教坊。日夕淚痕誰洗  
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宛君。才華絕艷。子女數人。無不具有彩筆。而小鸞字瓊章者。其幼  
女也。鸞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是銀蟾漾影。金粟凝香。灑灑既零。漸成涓滴。宛君口占  
一語曰。桂寒清露濕鸞。即應聲對曰。楓冷亂紅凋。宛君驚其敏慧。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  
詩詞附午夢堂集行世。

宛在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貴公子。其性蠢愚。偏多忿忌。每出則鍵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  
煖花香。不許一盃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褵而後。意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余見

其遺稿二絕句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燼不成眠。梧窗坐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黯然。  
黛痕消減兩眉峰。蜂強起臨粧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似此愁言。讀者尚  
堪腸斷。况拈管之人乎。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  
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  
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豔稱於時。麗人稍長。  
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為動。長數辭  
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  
又隨風飄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村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為  
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  
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  
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蕭  
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露鬢風鬟。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毅乎。



觚賸卷四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燕觚

朱園墓表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瀛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蒿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覆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擗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速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請鄭

潘稼堂未過時。常游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黔。少年善諾。以潘夙有高尚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厥微云云。潘即和韻答曰。蒲東回首

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遠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每句隱一事諷鄭子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兩昏紅壁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汜人西園蘭石愴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絡暗塵

###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質為巾幗之語書以媚筆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塚莊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短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疆登輿腸斷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百疊嗟予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編今日滴血濡毫綃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羶車去不回紫玉青陵帳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

想像延津沉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道臨時死亦難。彊為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裹。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於沂水縣塚莊驛舍。

杜亭

德州盧世灌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著杜詩胥鈔。後疏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成。

劉將軍

劉將軍縱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起旋廢。畜健兒戰馬。雖家居。恭養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歎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為可惜耳。言已歛。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

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覩生乎。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澧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並為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媵。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端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胤。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昊。探花張豫章。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宣城高檢討道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真燭禁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眾皆拊掌久之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師去彰義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

紫相間而堅如石。狗人云乘熱取置麥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 粵藩豫定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畫。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欽點粵西。竟沒於任。

### 再世婿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游。直入路床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眾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即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

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鷲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表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覲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甚。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末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彔伎。令侍櫺盞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妓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疊疊。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

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下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  
當受脤之柄。他日功成。秦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怯。君侯以田實之親。坐膺綬冕。  
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陸辭。  
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為贖。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宦賤。擇吉送其父裏家。未幾聞  
賊攻陷京師。宮闈穢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累。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裏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裏  
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  
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為。即作書與裏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  
天旅西下。珍賊過半。賊情震殺之。懸其首於竿。裏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益延陵已有正室  
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  
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  
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王帳結五綵樓。備翟芾之服。從以香舉列旌旗。蕭鼓三  
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東錢。滇  
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靈蘿幽谷。挾瑟勾關。  
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感有咳吐九天之美。梅村太史有圓



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  
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雷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實家。侯門歌舞  
出如花。許將威里營。侯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  
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  
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浹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  
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鴈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  
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  
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獨呼絳雪  
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  
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蕭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  
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業共是  
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鳳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  
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

照汗青君不見官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者不足香迺塵生鳥自啼。廡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五華山向有永厯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綑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禪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間。而後婦悍妒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曰陳姑。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恕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

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樽蕙嬌鶯聯艦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矜矜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飯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遇京師臙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窗間其弟方寢見窗外有人欬然而過驚以為賊呼兄出共攬之無所獲因攜燈扃室其弟忽仆地為鬼語曰吾欲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六卒

### 木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劔之輒水出如注飲之清甘駝馬亦給抽刃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名也

### 姜郎

王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暇雅憇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轉吳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投吳攜歸締盟密逾伉儷時有十

八公風流榮達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人間麗姝皆為養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蕭鼓官船。黯焉目別。長慟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揣稱玉趾。製雲蘭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牒十瓶。纏攜緜負。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第。而未閣海深。難成良覲。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繡聞之。輒為向隅。欷歔。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懣交至。乃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忍貴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客。以五花之裯。至或輸錢而儻華屋。或執俎而進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陳。羣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琥珀案

元輔巴公藉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為之。貯水蓄金魚數頭。硃鱗碧藻。恍若麗空。見者歎為奇器。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常攻於詞故指事肖物有從革之工無雕繪之迹  
即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選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滴粉搓酥弔引紅粧為知己者  
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  
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之殆又過焉已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  
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闕云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歌漸少滿  
膝香穗魚師菰飯新炊後任欵斜振頭船艤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入疏雙螯都利  
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  
聽遍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游仙夢交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栖槐影合  
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  
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罨蛛網簷牙筠竿  
樹底為德鶯飛絃桐移素指玩兩詞意豈繫懷簪紱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闈珥筆禁近受眷  
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鈿一朝釋褐哉

碧血

卷四

七

膠城黃陶庵先生為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罷邑試是夜家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歎息者己未歲余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即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儒召試試時忽有風擊其卷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為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昆山徐氏三崑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余從游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夏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杖大司成遂絕不為昔李九我為南祭酒亦然蓋先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鑿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擢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即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榱桷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儵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

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恙。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為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游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劈其首。仆久復甦。迨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願創痕尚在。願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為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讞上之獄。必孚而輸。臨以權勢。不為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讞。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鑿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無幣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駟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

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而逝。當是槐下浮子。重成一夢也。

福壽難兼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為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丁丑。子宸黼。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歲。御題百歲壽母。以賜。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一夜數十起。旋即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羨慶。稱為萱瑞。不踰年而宸黼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歿於己卯五月。觀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莫極。言念及此。壽母雖有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從京邸。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遠嫁維揚。夫人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婿家以女病告。倉皇買舟。抵揚。肩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慟而出。亟命與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拔簪自刺。已死輿中。夫幼育儒閨。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迺遭並遭。至不欲生。何如慕縞者流。反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即現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服禁

宜與任。慕尊弘。嘉性儉樸。而貌恭謹。王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



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欲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為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貉。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殆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為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慚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旦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

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履。正遇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燧。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謄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登詞苑。蓋特典也。比來咕嗶之家。以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於風簷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飈。今一科之內。而獲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成天下。為尤盛焉。